

心悦君兮₂

轻轻
著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甜蜜胜糖的霸道宠溺，
是世界抚我忧伤回我以歌

面对亲情与爱情，他违心纵容她寻找自己的幸福。
却忘了，他们执手时最初的信仰……

豪门 • 暖伤 • 虐恋



心悦 君兮

2

轻轻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悦君兮. 2 / 轻轻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1-13144-7

I. ①心…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4838号

心悦君兮2

轻轻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杜莉萍

责任编辑 韦士杰 胡洋

流程编辑 胡洋

装帧设计 颜小曼

封面绘制 林田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180千字

印张 18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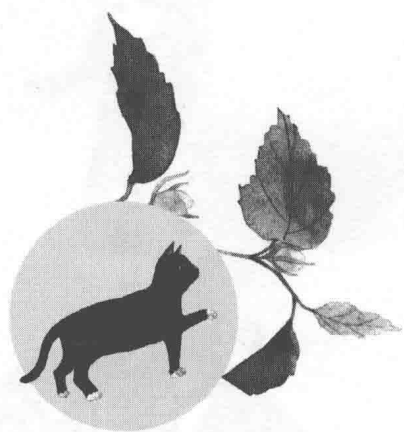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221-13144-7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文君兮

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
我以为你懂得，每当我看着你。

周泫御

岁月很残忍，它让她如此匆促地长大；
岁月也很温柔，至少，它从未让他变老。

文君兮没想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周泫御，更没想到会成为他的私人翻译。而这些年，她身边虽然有竹马周子谚的陪伴，却也始终无法忘记周泫御。

她向周泫御靠近，而周泫御对她虽有好感，却因为年龄和身份的差距一直不愿回应君兮的感情。

暗藏在两人心底的情绪日益发酵，在意大利出差的期间，周泫御满足了君兮的心愿，以男友的身份陪她度过了三天美好时光。

从那以后，周泫御越来越无法抑制自己看向她的目光。

身份的掉转、年龄的差异，是否会让他们有一段完美的结局……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弱水三千	第一章
022	悠悠我心	第二章
037	来而不往	第三章
061	春风十里	第四章
076	佳期如梦	第五章
097	风雨欲来	第六章
119	此恨绵绵	第七章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八章

相思相离

142

第九章

落花归处

159

第十章

峰回路转

178

第十一章

尘埃落定

195

第十二章

情为何物

217

第十三章

执子之手

237

小番外

心悦君兮

275



弱水三千

第一章



1.

君兮起了个大早打车去了雅田。她整晚翻来覆去没有睡着，因为她一闭眼脑海里就出现满脖子血的周炫御，还有他抱着她时那句若有似无的闷哼声，也久久回荡在耳边，搅得她心绪不宁。

她得快些见到他，不然，她的不安和恐惧只会不断地加深。

到了周炫御的家门口，君兮打电话给周子谚让他出来开门。

周子谚显然还没有睡醒，哼哼唧唧半晌，最后终于说清楚了一句完整的话：

“你自己按密码进来。”

“密码是什么啊？”君兮问。

周子谚那头安静了几秒，接着不耐烦地道：“算了算了，我来给你开。”

君兮挂了电话，站在门廊里等着。

没一会儿，门打开了，她一抬眼看到的却是周炫御。

“怎么这么早？”

“我……我来给你们送早餐的。”君兮扬了扬手里的袋子，顺势扫了一眼他的脖子，伤口因为覆着白纱布，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昨晚没什么事吧？有发烧吗？有不舒服吗？有……”

“都没有。”周炫御打断了她看似还有很长的话，轻轻拉住了她的胳膊往里一带，“进来再说。”

早上的风是挺凉的，君兮进门就感觉到了一阵有别于外面的暖意。她脱了外套，刚往客厅里去，就看到了躺在沙发上的周子谚。周子谚闭着眼，也不知道是



真睡着还是装睡。

沙发边的地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的酒瓶。

这架势，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人喝的。

“你们昨晚还喝酒了？”君兮不禁提高了音量，一边问一边朝周子谚跑过去，掀开了他身上的毛毯，“你给我起来！”

“干什么啊大小姐！”周子谚摸摸后脑勺儿，从沙发上坐起来，没好气地看了君兮一眼。

“我让你来看着伤员，你倒好，非但没有看好他，还……”

“还怎么着？”周子谚懒洋洋的。

“还同流合污！”

“神经。”周子谚推了一下她的脑门儿，作势又要倒回去睡。

君兮一把攥住了他。

“我和你说话呢。”

“让子谚再睡会儿吧。”洗手间里的周洵御探出头来，“这些酒都是他喝的，估计这会儿他还没完全清醒呢。”

“什么？都是他喝的？”君兮转手掐了一把周子谚的胳膊，“你疯了吗？这么个喝法是拼命吗？”

“你怎么那么多话？！”周子谚甩手站起来，朝着洗手间方向喊了一句，“小叔，我先回去了。文君兮吵得我头疼，我得回去再睡一会儿。”他说罢就往门口走。

“哎，你的外套。外面凉，你这样出去会感冒的！”君兮拿起周子谚的外套追过去，罩在他的身上。

周子谚忽然醒了似的，回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干什么？”君兮被他看得直起鸡皮疙瘩。

周子谚摇了一下头，转身出去了。

这人，喝醉了还会玩深沉？

2.

周子谚走了，屋子里顿时空荡荡的，也静悄悄的。周洵御在洗手间里洗漱，潺潺的水声时不时地传过来。

君兮折回去，开始收拾地上的酒瓶。

单从这些酒瓶上的logo来看，她也知道这些酒一定价值不菲。

周子谚一晚上喝掉的，很可能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正收拾着，周洺御洗漱完出来了。随着他慢慢靠近，君兮闻到了空气里那股子淡淡的绿茶味。

“你真的没喝吗？”君兮满是怀疑地转过脸去。

“喝了一杯。”周洺御老实交代。

那一杯，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不管他身上的伤口严重与否，都必须喝干净了以示他的决心。

后来，周子谚就不给他倒酒了。可周子谚自己，却一杯接着一杯地喝，像是心里藏了多大的愁绪似的，拦都拦不住。

“医生不是说了不让喝酒吗？”君兮说道。

“没事，又不会醉。”周洺御勾唇，“况且就算喝醉了，我的酒品也不糟糕。”

君兮不傻，听出他是意有所指。

“我那天喝醉了，酒品很糟糕吗？”终于逮到机会问出来了，她其实早想问了。

周洺御往沙发里一躺：“怎么？忘了？”

抱着他又是吻又是上下其手的，这就忘了？

“我隔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君兮摸了摸鼻尖，小心翼翼地再次确认，“我没有对你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周洺御忽然凑近了她。

君兮一眨眼，能清晰地看清楚他的眉形。

“不用了。”君兮连忙摆手。

她的第六感告诉她，她那天晚上绝对没有干什么好事。

周洺御笑起来，伸手摸了摸她的发心，重新靠回沙发里。

君兮的脸颊有些烫，她把空酒瓶收拾到了一边，盘腿坐在地毯上，仰头看着坐在沙发里的周洺御。

“我一喝酒就不是自己了。如果那天晚上我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了不好的话，你千万不要当真，好不好？”



周泫御挑眉，他倒当真呢。

“好不好？”她又问了一遍，心急如焚的样子。

“好。”

君兮笑起来，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你都不记得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希望我忘了？”

君兮的目光暗了暗，紧接着低头敛眉，用微不可闻的声音说：“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你看到我就冷冰冰的，比看到陌生人还不如。”

周泫御不作声，他要怎么告诉她，他之所以疏离，是因为不敢靠近。

明明是他胆小是他顾虑太多，没想到竟让她战战兢兢惦惦念念自责这么久。

“算了不说这个了，我给你买了早餐，走，去吃吧。”

君兮站起来，拖了一下他的胳膊，把他也拉起来。

周泫御慢慢地走在她的身后，看着她走到餐桌边，将她带来的那个袋子打开。那袋子像是百宝箱，里面有豆浆，有粥，有包子……她纤细的身影在热气的氤氲下，温情得不像话。

他忽然想，如果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会有多幸福。

“怎么不来吃啊？”

君兮回头，话音刚落就感觉到身上一暖。

周泫御从她身后，温柔地将她拥住了。

君兮一动都不敢动，周泫御的气息就在她的身侧涌动，好像随时能钻进她的骨子里，她的身子又酥又软。

“怎么了？”她轻声问。

“我受伤了，需要一个amore照顾我。”

他沉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回荡，让她的心更快速地摇摆起来。

“可三天早过了。”

“三天过去了，情分也没有了？”

君兮不作声，怎么会没有？她的心一直停留在那三天里。如果可以，她愿意用一切去换更多的三天。

可是，她怕自己会越陷越深。

周泫御将她的身子扳过来，用手指挑起她的下巴，让她看着他。

“可以暂时照顾我吗？”

他语调放软了，听着有些恳求的意味。

君兮哪里招架得住这样温柔又软弱的周泫御。

她点了点头。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她问。

“现在。”

3.

周泫御话音一落，转而捏住了她的下巴，轻轻地吻过去。

君兮感觉到周泫御的唇覆在她的唇上，她立马闭上了眼睛。那抹好闻的绿茶味道在他挑开她的唇瓣时，更浓郁了些。

甜的。他的舌尖，是甜的。

君兮不由得扬手，圈住了周泫御的脖子，想要尝得更多。

她的迎合让周泫御更加失控，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周泫御的手环上了君兮的腰。那盈盈不值一握的腰，让他的理智回来一些，他不由得放轻了力道。但他们的身子，还是紧紧地黏在了一起。

一吻，就停不下来了，中途几经换气喘息，可那贴合过的唇，像是彼此有了引力，总能再次碰到一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君兮被他推挤到桌沿处，按到了热乎乎的包子，才算回过神来。

“吃早饭吧。”她面红耳赤，却仍强作镇定。

周泫御若无其事地坐到椅子上，随手拿起了一杯豆浆。

“你吃过了？”

“吃过了。”

他点头，喝了一口豆浆之后又问：“奶黄包？”

“你怎么知道？”

“尝到的。”他一本正经的。

君兮羞赧一错手，险些碰倒了手边的粥盒。

“我去洗手。”她转身飞快地往洗手间里跑。

周泫御看着她的背影，嘴角微微一勾。

这是他暂时能想到的最好的在一起的方式，不会让彼此没有余地，不会显得



太刻意，也不会让她太吃惊。

就让她这样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接受他的存在，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了解他的心意。

如果，能假戏真做，那当然是最好的。

君兮从洗手间里出来，周泫御还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吃着早餐。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他平静的表现里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要不要再吃点儿？”

“不用了。我饱了。”

他不置可否地点头。

君兮走过去，刚在他对面坐下，就见他抬眸看着她。

“中午，你做饭？”

“你现在早餐还没有吃完呢，怎么就开始惦记午餐了？！”

“未雨绸缪，才能吃了上顿有下顿。”他脸上仍是认真的表情。

君兮无语，他说得好有道理，她竟然反驳不了。

“你家里有菜吗？没有的话我现在就出去买菜，这会儿还早，菜场里的菜还新鲜。”

“不用了，冰箱里什么都有。”

“你平时自己做饭？”

“偶尔。”

他虽然平时不太做饭，多数时候都在外面吃，但福叔还是每天都会来将他冰箱里的材料更新一遍，以防他忽然要在家里吃饭。

“好，那等子谚睡醒了，中午叫他一起过来吃饭吧。”君兮提议。

“他有福叔，福叔的手艺比你好得多。”

“反正都是做。”

“不一样。”周泫御忽然执拗起来。

“怎么不一样了？”

“你是来照顾我的。”

“他不是你亲侄子嘛，你还小气一顿饭？”君兮打趣他。

“我想和你两个人独处。”他面不改色地说，让人看不出真假。

君兮感觉身体蹿过一阵酥麻感，他只一个眼神，就让她再没有了坚持的余

地。

4.

“那你想吃什么？”

君兮一边问，一边站起来往厨房里走去。

周泫御的冰箱很大，也很整洁。水果、蔬菜从上到下，排排摆放得很整齐。

虽然不是他亲自在打理，但是这个冰箱的确是像极了一丝不苟的周泫御。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他在外面答。

君兮撇了撇嘴。

虽然周泫御嘴上是说无所谓，但是她知道，这个男人，绝对是可以划分到挑嘴那一拨里去的人。

外外曾说过，男人挑嘴，说明他有原则。试想一下，一个男人对吃的东西都来者不拒，那么对于送上门来的女人他怎么可能坐怀不乱。

这分明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叫外外那张伶牙俐齿的嘴说来，还让人觉得格外有道理。

君兮站在冰箱前挑挑拣拣好一会儿，心里才慢慢有了想法。

她把可能用到的材料拿出来，分门别类地规整好。

“这就开始了？”周泫御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厨房的门口，他手抄裤袋，气定神闲地看着她霸占厨房，也不怀疑一下，她到底是不是真的能胜任。

“嗯。”

她很久没有好好下厨了，手生，提早准备好。

周泫御在身后没了声。

他安安静静地看着君兮洗菜，还没开始炒还没闻着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家的味道。

君兮把所有菜都洗好了放在盘子里，转身周泫御已经不在门口了。

“周泫御，调料在哪里？”她喊出去。

“柜子里。”

他走过来，手里多了一件外套。

君兮刚打开柜子，就感觉到周泫御将他的那件外套绕在了她的腰上。

“干什么？”



“找不到围裙，这个暂时挡一下。”

“不用了。”他的外套，估计够买一车围裙的。

“听话。”

他稍稍用力，将衣袖在君兮的腰窝处打了个结。

君兮笑了。

“笑什么？”

“没有。只是觉得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不是得不偿失，而是千金不换。”

“嗯？”

“没什么，小心手。”周泫御朝她手里的刀努努嘴。

“没事。”

君兮晃了晃手，一刀切下去又快有准。

周泫御还真没有亲眼见过她使刀，这一下，真是让他刮目相看。

“什么时候学会自己做饭的？”他问。

她过去的点滴，一直都是他好奇的。虽然，他知道这对君兮而言，并不会是一段愉快的回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

她的一切，不论美满或辛酸，都应该是他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来不及参与，也想补进他的过去里。

“爸妈被带走后的一个月里。”君兮答。

她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哀乐，但是她手上的动作很明显地顿了一下。

那一个月，是她沉浮的人生里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月。那时候的她明明还未长大，却必须挑起身为长姐的担当。

若说父母在的时候她是文家的掌上明珠，那么弟弟君轩简直是家里王一样的存在。这孩子从小嘴就挑得很。

不新鲜不吃，不合口味不吃，没有凉到合适的温度不吃，太凉了也不吃……家里的厨子光伺候他一个人都吃力得慌。

小孩子不懂家道中落的含义，刚开始，他还是处处挑拣，没几天，就把他自己饿瘦了一圈。

君兮看着心疼，但是又没有办法。她没有钱带君轩去吃好吃的，只能自己学着做。

学着做更不容易，尤其是她没有一点儿基础。把她扔进厨房里，她可是连油盐酱醋都分不清楚的人啊。

那时候，为了学做菜，她没有少折腾，君轩真正开始体谅她，还是那次亲眼见她热油的时候被烫得四处乱窜的样子。

大概是从没有见过自己精致得像公主一样的姐姐被生活压迫得如此狼狈，那个小小少年忽然就蹲在厨房门口，悄悄地抹起了眼泪。

那天，君轩吃得特别多。

哪怕，君兮做的菜实在难以下咽，但他还是给面子地全都吃完了。

吃完饭，他还安慰她：“姐，会好的。”

会好的，什么会好的呢？

她的厨艺？还是他们的生活？她不敢问。

在君轩的鼓励下，君兮一点儿一点儿开始摸索出一套只属于她的厨房秘籍。那味道用君轩的话来说，是人间少有的美味。

生活的苦，让弟弟的嘴变得很甜，君兮想，这大概是老天爷仅存的仁慈。

磨难让一对不谙人间疾苦的小公主小王子，真正地童话世界走进了现实。他们不再一碰就会碎，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

“恨我吗？”周泫御忽然问。

“嗯？”

“我那时候，没有在你身边。”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君兮笑，“我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周泫御点头。

他知道，她不愿意回答，就说明她没有释怀。只是，她的善良让她隐藏了那个会让他内疚的答案。

周泫御伸手抱住了她，那么温柔地、带着歉意地抱住了她。

君兮任由他抱了一会儿，直到握着刀的手开始僵硬，她才抬肘撞了撞他：

“出去，我要炒菜了。”

5.

“对不起。”他松开了她。

这是一句迟到的对不起，但该说的还是要说。